

YAONIE

大 幻 想 文 学

3

妖 孽

鹅耳和妖孽

彭懿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YAONIE

大 幻 想 文 学

3

妖

孽

鹅耳和妖孽

彭懿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孽/彭懿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1. 8

(大幻想文学) ISBN 7-5391-1816-4

I. 妖… II. 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819 号

妖孽 彭懿著

出版发行 21 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 编 33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91-1816-4/I·447

全套定价 19.50 元(共三册)

(21 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彭懿

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

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曾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报社编辑。现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幻想文学理论专著《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长篇小说《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怪物也疯狂》《魔塔》《妖孽》，摄影集《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约群男人去稻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以及译著《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风的旱冰鞋》《阁楼的秘密》等多部。



1 犄耳和妖尊之子

妖尊把目光投向那个少年时
它畏惧了
少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少年了
他变成了一条白色的龙



2 犄耳和妖湖传说

一团精气从妖湖飘来
飞近了
化成了一个女孩
恰似夜空中飞舞的精灵



3 犄耳和妖尊

少年拔地而起
一条浑身冒火的白龙直冲云霄
它吐出一道火焰
妖尊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

策 划:张秋林
责任编辑:彭学军 邓 滨
美术编辑:黄 震
封面设计:赵晓音
插 图:朱金元

YAONIE



关于本书

没有谁会想到，身边这个名叫鹅耳的男孩，竟是从远古的神话中轮回转世的英雄。在波澜壮阔的神话中，他曾化作一条白龙，将罪恶的妖孽压在了湖底。从此，渴望复仇的的妖孽一路追踪鹅耳，直逼近眼前的现实，而现实中的鹅耳却无法理喻在他身边发生的一桩桩怪诞恐怖的故事。在经过了足够的铺垫、酝酿、渲染之后，鹅耳再度回归神话，人与妖在现实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殊死搏斗……

ISBN 7-5391-1816-4



ISBN 7-5391-1816-4/I · 447

全套定价：19.50 元



目 录

8 童 魔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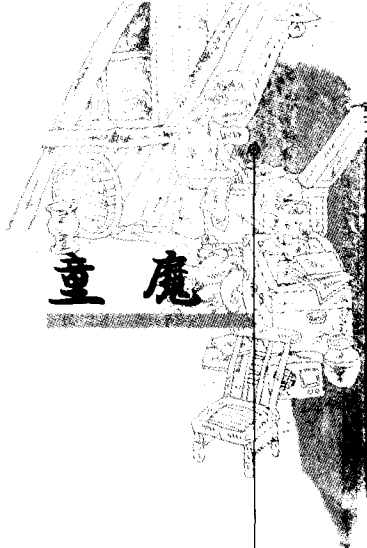
9 日落前的挽歌 / 045

10 喋血妖湖 / 101

尾声 雪地里,有一簇蓝花默默地开了 / 142

8

童魔



豆娘慌乱地站起来。

豆娘以为妖孽提醒单双哥的那个东西，指的就是她。

他会过来扼死她。

黑夜里，在这对他们俩来说时间都是所剩无几的最后一个黑夜里，一对兄妹相峙而立。不，应该说是曾经的一对兄妹。现在他不过就剩下一具躯壳了。他的脸转过来了，就站在那里。月光下，曾经情同手足的哥哥的脸上弥漫着一种与他十岁的年龄极不相符的狞笑。

这无疑是这个神话中最残忍的一笔了。

这一边是一个不知呼唤过多少次哥哥的妹妹，那一边，是一个两天前还曾视妹妹为掌上明珠的哥哥。

但是现在，杀戮就要发生在他们之间！

他们贴得是那样近，但豆娘霎时间却觉得他们相距得是那么遥远，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地狱，他的一双裸脚已经站到了地狱的门坎。

豆娘从没看到过狼的眼睛，但她相信，狼的一双眼睛再凶狠也凶狠不过他。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孩子的眼睛了，绿荧荧的，喷吐着兽性。它们闪耀发亮，闪着一种叫

你入骨入髓的骇人的光。而且它们是死的，一对空洞的眼窝里射出两道锃亮的死气沉沉的光。

他走了回来。

目不斜视地走了回来。

这时，豆娘发现自己撞上了那架秋千，它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极不适宜的尖叫声。豆娘想攥住铁链子，但已经来不及了。

她看到他朝这里瞄了一眼，她知道他看到她了。逃不掉了，她失神地张大嘴巴，等着他走过来把自己一把掐死。

然而他却与她擦身而过。

他没杀她。

他歪歪扭扭地朝屋里走去。

他竟对她不屑一顾。

可能是他觉得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吧，至少暂时她还没有妨碍他什么。

还不止是他，豆娘知道井下的那头妖孽也看见了她，她窥视了它们这么久，早就暴露无遗了，它不可能没看见她，但它也不过就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太微不足道了，即便是她偷窥到了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难道还能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场血雨腥风的杀戮不成？不要说她了，就是人，一群人，一千一万人，也奈何不了它的阴谋。

但妖孽错了。

后来，它为它没有早点杀死豆娘而追悔莫及。





二

当他就要推门而入时，门突然悸动了一下，绞链发出了一阵啸叫。接下来，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门板一歪，像一个突遭惊吓而气绝了的人一样斜横在了门框之间。

豆娘看到他站住了。

接着，那张稚气未脱的小脸缓慢地转了过来，他朝还趴在井上的妖孽望去。它笑了，扮了一个鬼脸恶作剧般地笑了，这是它开的一个玩笑。这太简单了，卸下一扇门对它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以后，也跟着它的主人一起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这笑声，让豆娘恐惧地闭上了双眼。

她不忍心去看那张惨白的脸了。尽管他只剩下一层皮了，尽管她知道他面孔下面躁动的是一个恶灵，但她还是恨不起来。

她还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毕竟是哥哥的脸啊！

妖孽伸长脖颈朝他努了努嘴，那意思是去吧，我的孩子，进屋去把那个东西找出来吧！

但他却突然想玩一个游戏了，他开始敲门，用一种完全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声音柔润地喊道：“妈妈，开门，儿子回来了——”一边喊，他还一边斜瞟了妖孽一

眼。

“妈妈，”这个恶心的声音还在叫着，“妈妈，你还在睡觉吗——”

他又一次掉过头来。

“妈妈，开开门。儿子这回一定会让你长眠不醒的——”

有人在笑。

是那头妖孽在笑。

这笑声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它还是按捺住了。至少在这一时刻，它的那只独眼中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宽容。

就像一位母亲看着自己那任性的婴儿。

“妈妈，”他叫着，“你再不开门，我就自己进来啦——”

这次，他脸上的那种孩子般的淘气不见了，眼里溢满了凶焰。他就那么喃喃地叫，一个轻柔亲切的声音从那张冰冷狰狞的面孔上滑出来，可怕得都有点让人觉得滑稽了。豆娘瞥见他那双闪光的眼睛里缺少了点什么，是瞳仁。不不，还不止是瞳仁，是一对黑眼球。眼眶里只剩下了空空的眼白。多瞅，人就会飞进去，就会把你吸进一个梦魇般死寂的地方，是一个布满了死亡的地方。

“妈妈，我带你去一个永远也不用起床的地方吧——”

这个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的甜美。

甜美底下是死亡。

“妈妈——”

不是那个东西在哥哥的躯壳里叫，是她嘶喊出了

声。

她意识到了妈妈危在旦夕。这不是一个十岁的男孩的游戏，是杀戮，是一个不知是人是鬼的魔物的死亡游戏。一旦妈妈被唤醒，豆娘相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她。豆娘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上，妈妈，你千万别去给这个东西开门，别上当，他不再是单双哥了，他会突然伸出一双魔手直捣你的心口！手是一双十岁男孩的手，一双除了捏死过虫子没有任何劣迹的手，没有染过罪恶。但现在操纵它们的是一个污秽的、罪孽深重的灵魂。妈妈，他会掐死你——这是发自豆娘心底的绝叫。

事实上，她不光是叫出了声，她还冲了上去。

她扑过去抱住了他的腿。

这一切，都是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发生的。豆娘没有想什么，全是本能，盘旋在她头顶的榆钱儿想，要是换成了它，它也会舍身忘己扑上去的！

妖孽愣住了。

麦田圈也愣住了。

这时他已经认不出这个小女孩是谁了，他的人性完全被抹杀了，他六亲不认。这个半道上扑出来的小女孩让他恼羞成怒——他不得不中断了他的游戏，这让他觉得索然无味。他又一次朝那头妖孽望去，但它面无表情，并没有提醒他应该去怎样做。于是，他开始抽腿，他想把下面这个缠人的东西甩掉。

他伸手去抓，但抓上来一把黏兮兮的东西。

是血，是他的黑血。

他不知道是豆娘在他的腿肚子上狠狠地嘶咬了一口。他没有一点感觉，就像一具木偶被一根长钉贯心而





过。这一口，实际上是咬得很凶的，咬得皮开肉绽。原来妈妈就不止一次地逗过豆娘，说她一边长着两对小尖牙，像一个小吸血鬼。豆娘自己也照镜子看过，还曾经龇牙咧嘴地吓唬过单双哥。一次，豆娘故意爬到了阁楼里，躲进一个橘黄色的箱子里，假装吸血鬼。平时她一个人从来也不敢上阁楼的，因为她总是把布满了蜘蛛网的阁楼臆想成一个怪兽出没的地方。这天，妈妈正好在打扫阁楼。哥哥也爬了上来，当他掀开那个装着爸爸小时候的宝贝的箱子时，豆娘一蹿而起……那天，她记得很清楚，她在哥哥的脖子上留下了一排尖尖的小牙印。哥哥没逃，就低着头伸长了脖子让她咬。

那天，她咬得非常的轻。

那天晚上临睡觉前，哥哥还特意从外面的窗口翻了进来，抖着胳膊当翅膀，装出一副展翅欲飞的样子说：“我被你咬了，就也是吸血鬼了，我们一起飞走吧！”

但今天，她咬得十分凶，几乎卸下了他的一块肉。

她的四颗尖牙已经触到了他的骨头上。

不过，这个魔鬼附身的家伙居然一声没吭。这更让豆娘恐怖了，她觉到有一股冰凉的东西喷涌出来，是血，她被喷涌而出的血溅了一嘴一脸。这血不是热的，比冰还冷。她一双眼睛被浓黑的血蒙住了，什么也看不清了。她腾出一只手，在脸上摸了一把，就在她想接上去咬第二口时，一只手把她“嗖”地一下就拎到了半空。在她被像一个布娃娃似的抛出去之前，她还来得及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是他的手。

可一个十岁男孩的躯壳里，怎么会蓄积着这么野蛮的力量呢？

这邪恶的力量来自何处？

然而，豆娘已经来不及找出答案了。

她飞了起来，越过了那架还在无人自摇的秋千，越过了井上的妖孽，朝一根根长戟似的、连成一片的东西坠落下来。她是横着撞上去的，直到她砸断了四五根栅栏，失去了知觉，她还不知道自己是昏死在了自己家的那道栅栏前面。

一片野花被她压烂了。

她一只鞋子摔飞了，飞到了街对面那户人家的屋脊上。

她头朝下地趴在泥污里，脸在淌血，一丛被折断了的花茎奄奄一息地伏卧在她的身上。花被她落下来时碾碎了，散了一地。

这花还是她和妈妈一起栽的。这是秋天才开的花，是一种叫大波斯菊的花，茎有半人高，是一种素洁淡雅的花。

现在，它们凌乱不堪地被压在了豆娘的身子底下。

豆娘还会昏些时候。

栅栏外面爬满了攀缘植物，尽管已经枯了，死了，但它们那长满小刺的叶子并没有掉下去，还附在上面。

它们掩盖了一桩血腥的罪恶。

再过若干小时，当天开始蒙蒙亮时，街上早起的人们就会从栅栏边上经过。太阳一出来，上班的、上学的，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老街。但谁都不会停下来，朝栅栏里面瞅上一眼，因为那些枯叶阻挡了他们的视线，如同一堵墙，没人能够看到，一个小女孩七窍流血地躺在了栅栏的里面。

对一般人而言,即将到来的早上,与以往的日子一样,不过是一个和平得不能再和平的早上了,没人会想到死亡。

三

鹅耳奶奶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

她是被人一把拽起来的!醒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梦,但这梦也太逼真太清晰了,完全没有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真实得就像那个人还在,还在屋里。没开灯,但她用她那双昏花的老眼在地上挪移着,她知道他还没有离去。

那只大手掐在了她的左臂上,是那样的用力,那种酸楚感还在。

她用被子把自己裹紧。她在等着梦的痕迹像炉子上的水滴一样“嘶嘶”地叫着走掉。这梦炙了她的心。

他还在,她伸手就能抓到屋顶上悬下来的那根灯绳,但她不敢开灯。

她怕他一闪即逝。

“老头子,是你?你还在吗……”她搁下了被子,颤颤巍巍地下了地。她一只脚想勾住鞋子,但脚打摆子似的怎么也穿不进去。她索性不穿了,就那么光着脚在冰凉的地上走。一束月光正好照在了地上的一把藤椅上,它有些凹陷,似乎有人坐在它上面。这把藤椅可有年头了,还是他们五十年前新婚旅行时在南方的一座小城买的。早就坏了,不知用尼龙绳扎了多少遍了,可鹅耳爷爷就是不肯扔。他说离开这把藤椅他就睡不着觉,坐惯了,他



中午总是斜倚在这把藤椅上打一个瞌睡。鹅耳爸爸不止一次地恳求他：爹，它太老了，买把新的吧，万一有一天它坏了塌了，您可就一头仰到了地上……可每次都换来他恶声恶气的喝斥：你娘还老了呢，我能扔了去娶个新的回来吗？现在想起这句话，她还不禁抿住嘴笑了起来。儿子也是够孝顺的了，去上海打工，还没忘记买一把新藤椅托运回来。可这倔老头子怎算对得起他，一次也没坐过，就让她送人了。

老伴儿跌到井里摔死以后，她也没有把它扔掉。

她依然把它摆在屋子里。说不出是因为什么，它在，她就有一种坐怀不乱的感觉。就仿佛他没走，随时随地都会坐上去打一个盹儿。

她每天都把它擦得一尘不染。

“别走，你别走……”

她手臂朝前伸得直直的，摸了过去。是幻觉，当然是幻觉了，藤椅上空无一人。可她就是执拗地认为老头子还没有离去。她扑了上去，用老泪纵横的脸去贴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的头，她想像着，把他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这大半年来你都好吧？”她哭成了一个泪人，就是他下葬那天她也没有这般泪流满面，“你一个人睡在山岗上，没人替你盖被……”

她慢慢地跪了下来。

“我想不通啊，你怎么就会跌到那口井里呢……”

她泣不成声地捶着藤椅。

要不是怕吵醒了睡在一墙之隔的鹅耳，她真想放声恸哭一场了。